

杭州西湖博物馆
编

西湖学论丛

张建庭

主编



张建庭 主编
杭州西湖博物馆 编

西湖学论丛

主 编
常务副主编
副 主 编

张建庭
刘 颖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建荣 刘春蕙 朱震华 杜正贤
吴晓力 吴胜天 张振常 卓 军
胡耀清

编 委

王 露 陈云飞 余洪峰 何秋良
张 倩 赵剑平 盛洁桦

翻 译
摄 影
封 面 题 字

盛洁桦
周兔英
王国平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湖学论丛 / 张建庭主编.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80633-937-4

I. 西... II. 张... III. 西湖—文集
IV. K928.4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3497 号

西湖学论丛

张建庭 主编

责任编辑	汤 敏
美术编辑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电话:0571-87997719 邮编:310007
印 刷	杭州浙大同济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16
字 数	140 千
印 张	5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33-937-4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西湖学论丛》创刊号序

鲍贤伦

杭州市园文局的同志近日送来《西湖学论丛》创刊号的小样，说是为了反映和交流西湖研究和保护的成果，特编辑该论丛，现校印将成，嘱我写一序。

感佩于杭州市近年来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方面的努力，加之平生唯愿为推进学术而效力，虽自愧浅陋，却不敢，也不愿推辞这一雅命，故在此再事颀缕，也算是与同仁们共勉。

西湖是一处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体现人类社会和居住地长期以来演变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景观，具有山水美景之胜与历史文化积淀相融合的鲜明特征。“西湖学”，既是以西湖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学科，它应该也必须符合两个方面的要求：其一，应符合学科建设的一般要求。真正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决非一时一地之物，而必倡导科学、理性精神。具体而言，体现在以理性的认识为指导，维护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和谋求学术创新。道德意味着尊重，规范有利于交流，创新为的是生存。唯由此，学科发展才得以踏实、恒久。其二，应体现自身的学术性质和价值。诚如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从《威尼斯宪章》、《华盛顿宪章》到近年来的《维也纳宪章》、《西安宣言》，国际上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不断拓展，文化景观等代表人类生活经验的文化遗产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而一系列保护原则的提出则有助于我们把所珍视或应当珍视的东西长久地保存下去。“西湖学”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应充分地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主流接轨，并借鉴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各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以进一步澄清西湖保护工作中存在的观念性问题。

西湖的保护和建设，在实践达到一定广度并取得成果之后，的确需要逐步地、更为自觉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理论研究阶段。研究的历程是不断发现的过程，也是认识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湖学论丛》虽然只是阶段性研究成果的一个汇集，但其间深入的中观甚至微观的专题或个案研究必将成为学科扩展的生长点，进而对西湖的研究和保护产生积极的影响。

西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西湖的保护，是对人类自然、文化遗产的一种尊重。西湖的保护，应做到与历史互见，不仅见物，也能见背景，这是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承载的要求。

“西湖学”所彰者非某门某学的荣耀，实是自振一代的文化风气。希望《西湖学论丛》能秉持持之以恒的精神，锲而不舍，精益求精。



西湖十景成扇图之
曲院风荷（正面）



西湖十景成扇图之
曲院风荷（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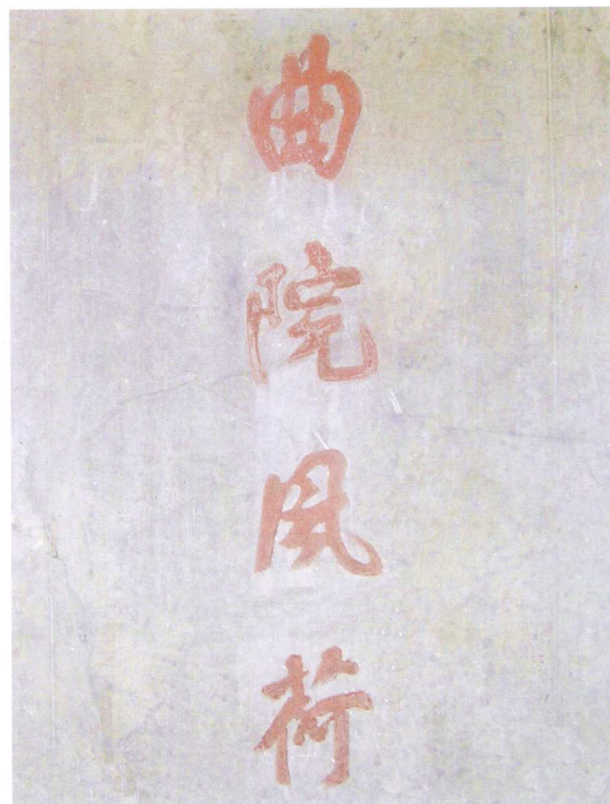
仿西湖苏堤六桥建造的颐和园西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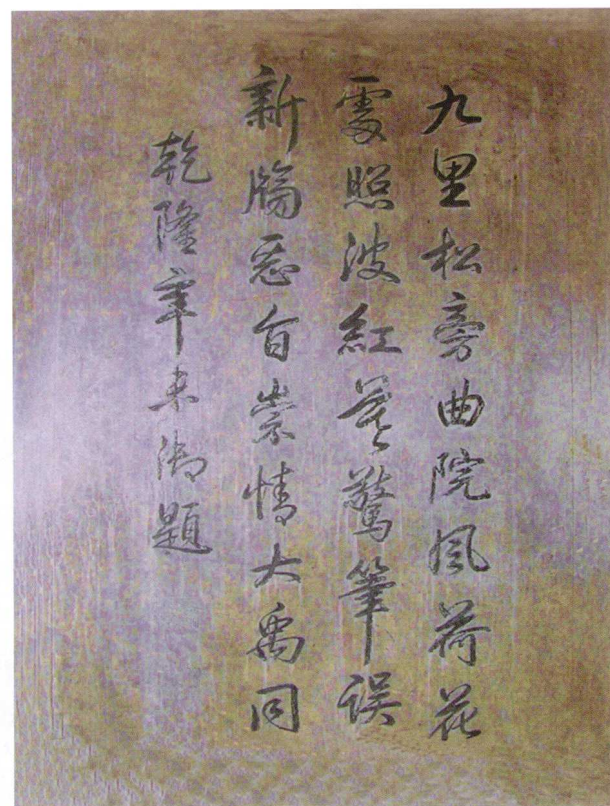
由三段碎碑胶合而成的原始御碑——
苏堤春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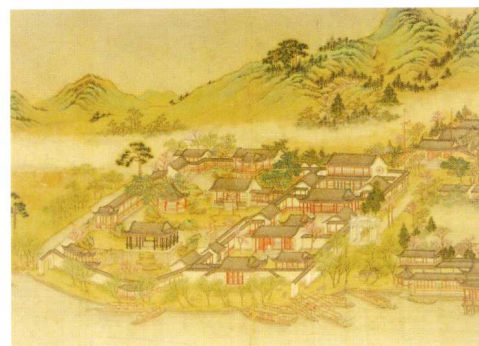
西湖十景中唯一保存完好的原始御碑——
曲院风荷



“曲院风荷”原始御碑阳面



“曲院风荷”原始御碑阴面



《西湖风景图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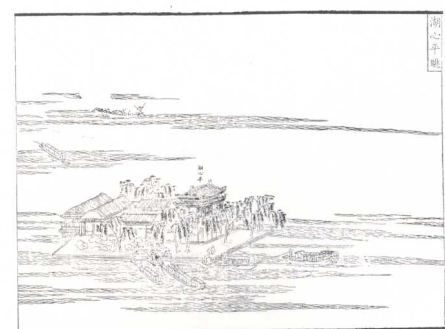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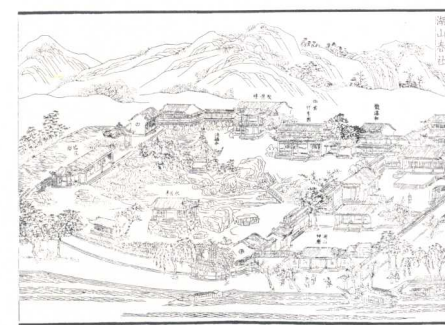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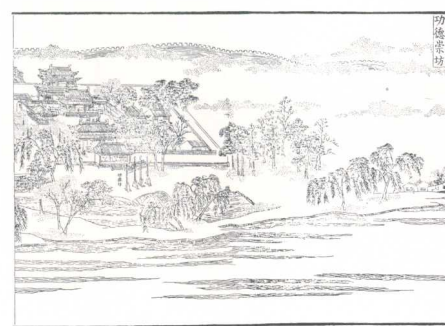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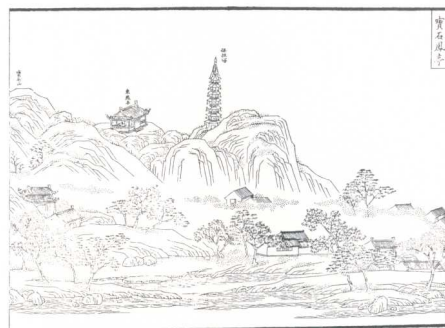
宝石风亭

凤岭松涛

功德崇坊

湖山春社

湖心平眺



《西湖志》



《西湖风景图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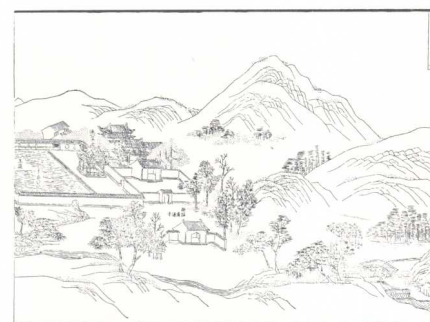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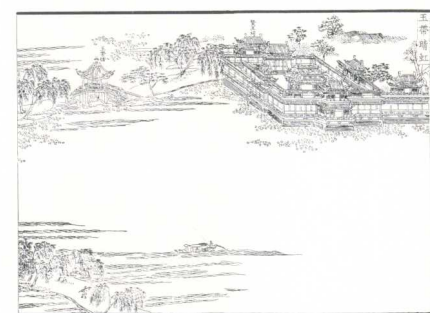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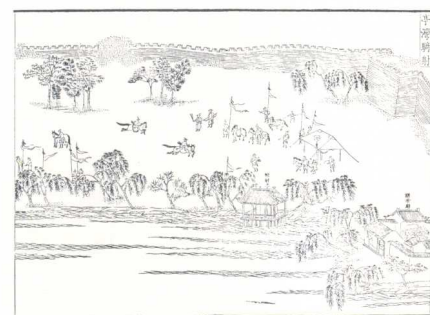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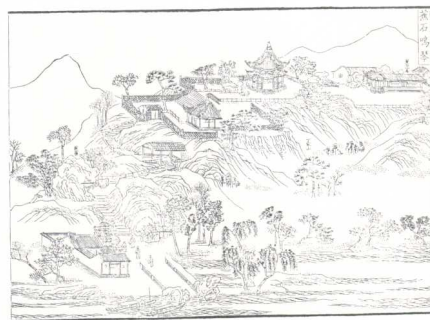
蕉石鸣琴

亭湾骑射

玉带晴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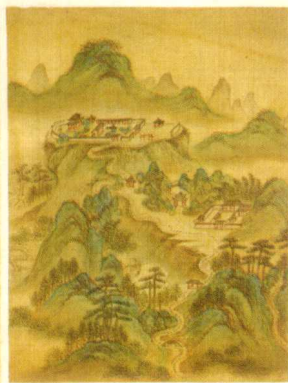
玉泉鱼跃

云峰四照



《西湖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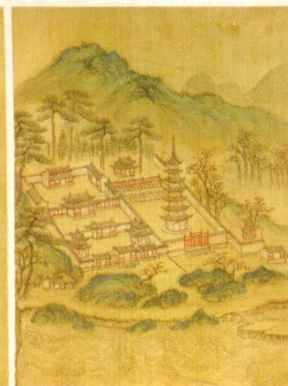
鳳凰山
鳳凰山在城南形如鳳因名山右勝
果寺創自隋開皇年間傍多奇石翠
甍層疊如雲中有巨石矗起如躍雲
從此經月巖登高頂平似掌烟嵐
攢擁奇巖翠匹再陟四傾斜左瞰而
胡右臨大江前望海門後繞浙水不
獨山川壯麗而我
家獨川文錫百室
聚之咸樂日單現
治通遠算理臺榭焉
乾隆二十九年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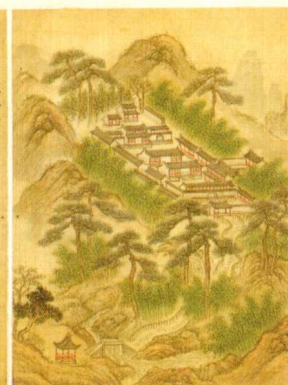
數文書院
書院在萬松嶺，距鳳凰山之麓，爲會城
襟形，勢雄據左江右湖之勝，舊名
萬松書院，康熙五十五年
聖祖仁
正十
世宗憲
其中特賜鉅金，以資膏火，延掌教講學
聖駕臨幸
御製七律二章，二十二年
再幸
御製五言排律一章，二十七年
三幸
御製疊前韻一章，又對聯二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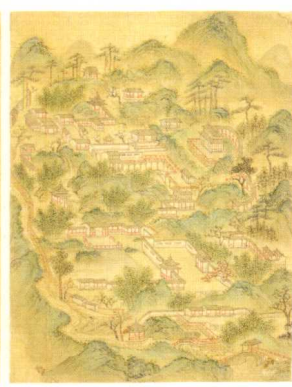
六和塔
宋開寶三年僧智覺禪師於龍山月輪峰間建立塔因即其地造寺以鎮江湖
國朝雍正十三年奉
勅修建乾隆十六年
聖駕南巡寺登塔
御賜寺額七層塔額並聯句又製五古一章
開化寺記登六和塔歌二十二
重章
御製五古一章五律一章二十七
御製七律二章



聖安
在南山十八間懸名法而寺長越錢氏建末
應爲理安寺經緯十重清流湏臾轉奇絕靈罕
昔發誓重建寺宇山北峭四百餘畝
世宗石像碑下及五年寺額又對聯二副恭應佛
光書慈覺堂僧人頌及曹溪上人頌又對聯一副崇本
世宗皇帝御製法堂乾隆十六年
皇上南巡
御題妙最勝幢匾額七律一章二十二年
復幸
御製五律一章二十七
三章
御製五律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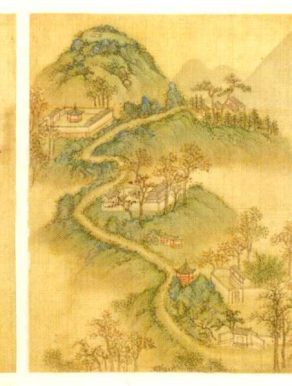
龍井寺
龍井在風篁嶺本名龍泓浮山龍石中
泉流落潭一泓清澈相傳有龍宅馬廐
聖祐二年建寺名報國有經院寔改書
聖祐間正統時周井得石經有神運字
書識地產茶可譜井有宋泰觀祀朱帝
菴歌乾隆二十七年
草
御題
湖山第一佳諸區及對聯有聯詩
三韻五古二章章茶七律一章再遊
雜咏一幅并題八詠
御
題
御
頌
和
蘇
軾
詩
二
章
題
風
篁
餘
韻
四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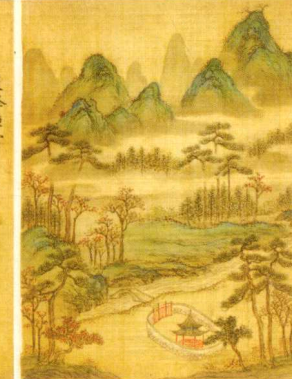
宗陽宮
宮在吳山東北即宋高宗德壽宮
規制宏麗咸淳中改為道院曰宗
陽有芭梅為南宋故物明藍瑛嘗
繪其形好事者以瑛所繪鶴諸石
更有片石峭立俗以石丈呼之乾
隆十六年
聖駕巡幸
御題德壽宮梅石碑七律一章二十二
年
復幸二十七年
三幸



吳山大觀
大觀臺在蒙陽山之巔左江右湖直在
眼底而環城三十里烟火萬家與山光
雲影相映射洵一郡大觀也
聖祖仁皇帝駐蹕於此有
御製登吳山詩二章並恭養初石建亭山上乾
隆十六年
皇上賜幸
御製恭依
聖祖頒額七絕一章及吳山大觀歌三十二章
重幸
御製再依前額七絕一章二十七
三章三依前額七絕一章又歌一篇



雙峰神聖
南北二峰相去十餘里中間層巒列峙
於湖西獨兩峰高出眾山爲會城巨鎮
奇雲出岫時露雲霞望之如神宋時稱
爲雙峰神聖康熙三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巡幸改二峰爲雙峰
橋因建亭於亭中崇奉
全章并勒石建亭乾隆十六年
御駕南巡
聖駕七言絕句一章二十二年
重幸
御製疊巒作韻一章二十七年
御製疊巒作韻一章



目 录

用什么样的视角来解读西湖	陈文锦(1)
南宋时期的西湖	林正秋(8)
高丽国王子赠慧因寺《华严经》析疑	王其煌(18)
关于建立“杭州西湖国家地质公园”的科学意义研究	方启东(23)
源自天壤、惠及天下——论“西湖十景”的形成与发展	王 露(29)
清帝南巡与《禹航胜迹》册页	刘春蕙(41)
论“西湖十景”的美学影响	陈云飞(50)
梅竹双清话石伽	张 倩(56)
《西湖风景图册》赏析	赵剑平(62)
董邦达、董诰父子与西湖十景图	陈亚娜(68)

Contents

How to Interpret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West Lake	by Chen Wenjin(1)
The West Lak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by Lin Zhengqiu(8)
Resolving a Doubt about the Avatamsaka Sutra Presented to Huiyin Temple by the Korean Prince	by Wang Qihuang(18)
Studies on Scientific Significances in Setting up “Hangzhou West Lake National Geopark”	by Fang Qidong(23)
Originating from Nature and Benefiting the World—— On the Shap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op Ten Scenes of the West Lake”	by Wang Lu(29)
The Qing Emperors’ Inspection Tours to the South of China and the Album of Paintings: <i>Eighteen Scenes of Yuhang</i> (present Hangzhou)	by Liu Chunhui(41)
On Aesthetic Influences of the “Top Ten Scenes of the West Lake”	by Chen Yunfei(50)
Plums and Bamboo, Portrayal to Shen Shijia’s Lofty Character	by Zhang Qian(56)
Appreciative Comments on the <i>Album of the West Lake Landscape Paintings</i>	by Zhao Jianping(62)
The “Top Ten Scenes of the West Lake” Paintings Portrayed by Father and Son Artists and Statesmen: Dong Bangda and Dong Gao	by Chen Ya’na(68)

用什么样的视角来解读西湖

陈文锦

[摘 要] 把西湖放进中国历史和文化演进的时空大背景之下来观察,西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形态,是儒家文化在山水美学领域中的经典性代表和有形的地理载体。

[关键词] 西湖;本质;文化形态

How to Interpret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West Lake

Chen Wenjin

Abstract: Observ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volutions of China, the West Lake incarnates a cultural pattern in nature, both a class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nfucianism in the field of 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tangible geographical carrier.

Key Words: West Lake, in nature, cultural pattern

西湖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怎样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这是一个难题。西湖的美丽和价值也许可以列举几十条、上百条,譬如有人说它是爱情之都,有人说它是水的城市,有人说它意味着灵秀,有人称赞它名胜古迹甚多,如此等等。名山胜水、衣冠文物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有,然而在千千万万中国人心中,特别是老一辈人心中,西湖是无与伦比的。四十年前,笔者在燕山山脉的深处搞“四清”,那些一辈子足不出村、一字不识的老大娘都尚且知道一点西湖的子丑寅卯,使笔者至今仍然不能忘怀。一千年来,西湖长盛不衰,历久弥新,流风远被,成为说汉语的地方妇孺皆知的风景名胜之区。这种独特的魅力在国内众多的山水风景审美实体中是唯独西湖才有的。

西湖是浙江旅游业的头一块金字招牌,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旅游界一直在努力向国内外游客介绍西湖,但是毋庸讳言,不少介绍文字平庸苍白,甚至流于“八股”,缺乏对西湖核心价值与美学内涵的有说服力的、系统的诠释。难怪有的人说:“西湖看看是很美的,来过的客人感觉也是不错的,但要用文字和图片来向国内外客人推荐,对没有来过的人缺乏特别的吸引力。”——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却又表达不出来,无法传递给别人,这真是一种尴尬。多年来,旅游界一直在寻找一句能够真正描述西湖、概括西湖特征的最佳的主题词,从“美哉西湖”到“烟雨江南”,变来变去,几经反复,也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词句。

一方面是西湖深入中国老百姓的人心,一方面是苦于找不到表述西湖特征的最佳途径和恰当词汇。这种困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对西湖的认识尚很模糊,所以无法准确定性,无法运用自然

的、历史的、文化的、美学的价值观念和现代传播的诉求来加以精辟和令人信服的阐述。

那么,应该按照什么样的路径,去认识西湖、解读西湖呢?

一、西湖资源状况一瞥

在讨论某处遗产地的遗产价值的时候,人们一般从它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两个方面入手,对西湖的分析当然也是如此。西湖首先是大自然的产物,前人在这方面已经作过很多研究,这里仅根据他们的成果,作一概略性的简单说明。地质资料显示,西湖周边群山最外层的老和山、北高峰、美人峰、天竺山、天马山、棋盘山、五云山、虎跑山一线,海拔300米至400米,属于千里岗系山岭,山形尖削陡峻,形成于距今3.5亿年的泥盆纪晚期,它们像一道屏障环抱着西湖,这是西湖的骨架。再往西往南,则与层层叠叠的浙西群山相连通,是西湖周边群山最古老的地层。中层是飞来峰石灰岩山岭,自灵峰、玉泉、灵隐、飞来峰至龙井山、南高峰、翁家山、玉皇山、九曜山、将台山、万松岭、云居山、吴山一线,这里山势平缓,海拔都在300米以下,约形成于距今3亿—2.3亿年的石炭纪—二叠纪时期。石灰岩因溶于水,使这一地区形成峭壁、幽洞、流泉、奇石汇聚之地,是最重要的景观构成岩层,也是后世摩崖石刻赖以雕凿成功的物质基础。这一层可算是西湖的血脉。内层诸峰相对矮小,海拔在100米以下,其中的丁家山、夕照山为黑色硅质及砂质页岩,时代上属于中二叠纪。内层的北翼,从外东山经葛岭到孤山、宝石山一线,在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侏罗纪到七千万年前的白垩纪,这里出现了惊天动地的火山喷发。结果形成了景色奇绝的流纹岩山岭,这里峡谷纵横,怪石悬坠,色丹如霞。这一层可算是西湖的外表。在二亿三千万年前,即所谓的“海西运动”时期,原来沉积在湖盆似的浅海里的沉积岩层遭受挤压,发生褶皱、断裂,形成波状起伏的褶皱构造,构成了西湖复向拗陷,最终导致群山三面环绕,状如马蹄,并呈绵延舒坦的北东向展布。西湖的群山是天目山脉的终端和余脉,前人有所谓“天目山垂双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之句,为杭州城的地理形势和格局笼上了一层风水学的迷雾。但其空间格局的确是相当精彩的,倘若从最东北端的宝石山数起,整个西湖群山呈现出东北—北—西—西南走向,岩层分属砂岩、石灰岩、页岩、火山凝灰岩。总体上说,西湖群山的构造从地质科学的角度讲,虽然算不上是造化赐予的无比瑰宝,但在这么小的区域范围内形成了如此丰富的不同的地质构造,使西湖群山山势连绵,洞壑幽深,也是很有特色的。

至于西湖的形成,北、西、南三面群山夹峙的地理形势,十分自然地造就了西湖湖盆的雏形。根据多数专家的意见,撇除早期多次海陆变迁不说,全新世以后,基本上是一个从海湾到潟湖演进的历史。已故老一辈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早年对西湖的形成作过系统的研究。他说:“西湖是一个礁湖(即潟湖——引者注),西湖东面有沉积土,西面也有沉积土,若追想到钱塘江初成时候情形,一切冲积土尚未沉下,现时杭州所在地方,还是一片汪洋,西湖也不过钱塘江口一个小小湾儿,后来,钱塘江之沉淀渐渐塞住湾口,乃变成一个礁湖。”同时代另一名地质学家章鸿钊先生说:“西湖之所以成因,其始也,则以潮流之所向而积成湖堤。其继也,又以水之变迁而维持湖命,二者乃今日所以有西湖之重要条件也。”他们共同的结论是,西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海湾,由于南面的吴山和北面的宝石山形成两岬对峙,随着地质学上的“沉积作用”的加速和人类活动的加剧,海水流速大减,大量泥沙逐渐在吴山、宝石山一线堆积起来,湖东逐渐成为一块冲积平原,终于使西湖和大海隔绝,变成了一个潟湖。所以苏轼曾经说“凡今州之平陆,皆江之故地也”。至于西湖和大海隔绝的时间,则专家们的说法不尽相同,有12000年的,有6000年的,也有2500年的,2000年的。从现有的地质资料来分析,至少在两千多年前,西湖还没有完全和海湾割断,应是比较可信的。至于西湖的水量,以西湖群山的山脊线为界,西湖的截雨面积只有四十多平方公里,水的补给主要依靠金沙港、龙泓涧、赤山涧、长桥溪等这样几条不长的自然溪流。从现在的来水情况看,如果没有钱塘江引水工程的帮助,西湖入口的径流量和蒸发量是无法取得平衡的。但根据历史资料来分析,至少在北宋以

前,西湖的水量是比较丰裕的,否则很难维系比现在要大得多的水面,也无法在大旱之年为下游几万亩良田提供水源。这可能不仅与西湖群山当时植被情况良好、用水量少有关,也许还和拥有较多的地下水径流的补给有关系,有可能当时地下水的来水面积超过了它的截雨面积。

自然界的山和水的组合多种多样,各擅风情。从上面介绍的西湖地质地理的情况看,西湖的特点是山与水的关系在空间比例上比较匀称,在契合上比较密闭,总体上形成山环水抱之势。北、西、南三面山形几乎不留缺口,峰峦重叠,绵延不绝,东面是一马平川,过去虽有几处小小的山的孑遗,但基本上对这一马平川的地形没有什么影响。前面已经说过,西湖群山的海拔在100至300米左右,最高处天竺山412米,最低处吴山67米、宝石山73米,站在湖滨中心区望去的仰角在10度以内。湖面最大时约在12—20平方公里左右,山水之间比例以及这一比例和人的视觉极限、活动空间的关系相当适应。这是拜造化之赐的优越的自然条件,但也就仅此而已。若就自然资源的角度来看待它的景观价值,西湖山不高,水不广,在雄伟、奇险、怪异上并不出色,国内名山大川超过它的比比皆是。

西湖另外一个核心资源就是遍布风景区的文物古迹。西湖有1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30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一个文物资源密集分布区。以单个文物单位论,每一个都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但它们在品性、内涵、体量以及空间分布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认识上和景观上缺乏内在的连贯性,规模较小,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文物实体相比,这些文物保护单位不具备特别强大的精神震撼力和视觉冲击力。就资源高下而论,西湖没有故宫、敦煌、兵马俑那样足以代表中华五千年辉煌的厚实的文化载体,并没有可称之为时代奇迹的那种皇皇大作,它无法把人们的目光集中在历史时空的某一个聚焦点上。有人戏言,西湖如果有一个重量级文物,它的申遗砝码就够了。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且不说这是不切实际的想入非非,如果西湖边真的有像故宫、敦煌、兵马俑那样的重量级文物,那它完全可以独立存在,独立申遗,不一定非作为你西湖的一部分不可。所以,想要用一个一个的文保单位的高下多寡来概括西湖的意义,是远远不够的。

总而言之,就一般的标准而言,西湖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文物资源,相对于其他的遗产地来说,优势都不算十分突出。用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价值尺度来衡量西湖,很难说得清楚,也确实无法真正凸显西湖的遗产价值。

既然西湖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就单项指数来说都不十分突出,那么,为什么古往今来的各色人等都还是愿意把美的情感投向西湖,都还是把它当作一个值得中国人骄傲的风景名胜之区呢?难道西湖对中国人那么大的魅力,竟然完全是一股虚幻的空穴来风?或者仅仅是一种从众心理?如果是这样,那就低估了中国人的审美能力;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必须调整思路,另辟蹊径,从源头上廓清问题,找出说明这一症结的理由。

二、西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形态

应当承认,每一个遗产地的价值内涵,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只有真正发掘出符合内在规律的独特内涵,才能凸显其真正的价值。西湖既然能够作为一个历史上众口皆碑、长盛不衰的游览胜地,就必然有其独立存在并且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如果我们的回答不能使人信服这一点,那就说明我们对西湖的认识尚未真正达到自由王国的境界。笔者以为,只有把西湖放进中国历史和文化演进的历史长卷里,使用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视角,才能撩开西湖之美的神秘面纱,才能还原西湖的经典价值。从这个角度入门,才能真正认识西湖最本质的东西,才能充分反映西湖的个性特征,才能准确地表述出西湖的遗产价值。才能说明与别的遗产地相比,西湖的确有其过人之处,是其他遗产地所不能比拟的。

综观一部西湖的历史,它从海湾到潟湖再到著名的风景湖泊,是一部和人类活动相伴相生的漫

长的历史。从东汉光武帝时期的会稽郡议曹华信筑海塘开始到现在的一千多年间,人们对西湖不断进行着人为的加工、整理、改造,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国内其他任何一个风景名胜之区,包括那些已经成为文化遗产的名山大川。有的文化遗产,它的价值凝固在某一个历史时段之中,而在其他历史时段,则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记录。而西湖自唐代以来的一千多年里,一直处于中国人审美体验、审美活动的中心位置,它一直在不间断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思绪和艺术活动,几乎没有不被人注意的时候。这是一种不断变迁着的、始终活着的文化形态。这种情况,在其他的遗产地中,是非常罕见的。所以西湖山水非常符合马克思在《哲学手稿》中所说的“自然的人化”这一说法。

这一“自然的人化”的过程,是从自然物态向一种文化生态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又没有在哪个朝代的结束中停步,而是不断地适应着时代的变化而向前演进,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创造性的劳动累积起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世界高度复合的产物。一千多年来保持着历史的连贯性,其个性特征既没有被泯灭,也没有被改变。在长期的演进中,西湖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存在形态,即它是以山水等物质世界为依托,以儒家的审美导向为基础创造出来的一个美的范例。在这里,自然美和人文美相伴相依,互相烘托,互为表里。它的自然美,折射出(渗透着)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人文、建筑等诸多的文化理念、文化现象,它的人文美,则渗透着许多自然的、物候的意象,它深深地蕴涵着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也就是说,西湖经过人为的加工、整理、改造,定型以后呈现出来的总体格局和景观面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是一种特定意识形态的结晶。这一既是实体世界又有人的主观创造的系统工程完成以后,对后世起到了垂范的法式作用。把这样一个系统称之为文化,或是一种文化模式,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因此本书认为,西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这是它的核心价值和内涵所在,就像人们习惯于把积淀了很多人文理想和审美意味的苏州园林看成是一种文化现象一样。虽然西湖的山水不是人工堆砌起来的,而苏州园林的一草一木都是人工劳动的结晶。但是这并不重要,因为它们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也就是说,通过人和自然的这样一种交融和转换,西湖本质上就成了一种文化。当然,这是就西湖的山水景观、文化遗存以及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所积淀的内涵而言。并非是说西湖的山、西湖的水这种自然形态的物质也成了文化。按照现代汉语的逻辑性和规范性来加以解释,这里指称西湖是一种文化的概念,它的正确含义是“西湖实际上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存在了”。作为一个名词,这一提法过于严谨和冗长,行文起来很不方便,所以本书将之简略地称为“西湖文化”。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所指的“西湖文化”,不是指吟诵描绘西湖美景的诗歌、散文、音乐、美术等纯艺术范畴的东西,也不是指附丽在西湖周边地区的语言、宗教、民情、风俗一类的衍生物,而是指西湖风景区范围内一切自然的、文化的有形和无形的遗存的总和。

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人类没有干预过的东西,无论良莠好坏,是不能称之为文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地质地貌、自然山水形成的景观,如果纯粹是一种天生的东西,虽有高下优劣之辨,也就很难用“文化”一词来加以诠释。本书提出西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肯定会有人提出质疑。西湖的山水明明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怎么变成了一种文化呢?实际上,一种具有自然属性的事物,经过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变成了文化产品,这种例子是屡见不鲜的。比如纸是一种具有自然属性的物品,本身并不是文化,但经过人的创造性劳动之后,变成了一张画、一幅字,它的自然属性就被文化属性掩盖了。人们只会说这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纸+人的笔墨技法”。同样道理,虽然西湖的山水是自然生成的,自然属性非常清楚,但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根据他们的审美理想进行的创造性劳动,经过中国文化的长期浸润,它的文化属性已经超过了它的自然属性。在这里,即便是山体、水面这样自然形态的东西,实际上也已转换成这一文化构成体系中的要素和细胞。

就中最简单的一个事实,也是大家所熟知的,那就是,西湖作为一个湖泊,虽然是一种自然界的产物,但这样一个原本是海湾、面积又不大的潟湖能维系、保护到现在,避免因沼泽化而导致堵塞的

自然演变过程,完全是人类活动的结果。竺可桢先生认为,如果没有“历代的开浚修葺,不但里湖早已受了淘汰,就是外湖恐怕也要为污泥所充塞了。换言之,西湖若没有人工的浚掘,一定要受天然的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说,隋唐以后的西湖,就是一个人工湖。这和苏州园林完全靠人工挖掘的水面,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西湖由于体量较大,原本是一个自然湖泊,人们很难感觉到它实际上已经是人工劳动的结晶而已。

“文化”一词,从学理渊源而言是现代人类学的一个概念,历来具有多义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场合对“文化”有着不同的乃至大相径庭的理解和表达。一种自然物品,如果和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活动挂上了钩,也就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就是为什么与饮酒、喝茶、吃饭有关的“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概念能够成立,并为社会广泛接受的缘故。说西湖本身是一种文化,至少与社会上广泛流传的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的说法相比,不仅一点不过分,而且其实质内涵更具文化的本来意义。

过去的论者,在涉及西湖文化的命题时,总是从“西湖有丰厚的文化积淀,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样一个视角来进行表述的。这个表述的核心意思是指西湖是载体,而非一个独立的文化概念。实践证明,这样一种表述,理论上割裂了西湖的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内在关系,使人以为西湖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自然风貌,而文化,只是自然风貌的一种点缀,一种附加,至多也只是内在的特征之一。在实践中,是为那些不乐意强化文化在西湖发展中的作用,甚至认为文化是一种碍手碍脚的东西,要影响到他们权威的人,开了一扇方便之门。所以,明白地指称西湖本身是一种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书就是力图从各个方面来论证西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就是文化本身。

“西湖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和“西湖本身就是文化”这样两种提法,虽然都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不经意间,人们可能认为是同一种概念,极有可能混淆;但是实际上区别很大,特别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则是不同的颠倒。为什么人们一般只愿意说西湖“文化底蕴深厚”、“有丰富的文化积淀”等等,而不把西湖当作一种文化来看待?西湖文化的概念为什么不像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那样普及、那样深入人心?关键在于人们对“文化”这一概念的狭隘理解,以及对风景区一个时期以来的管理模式而形成的印象。人们到了西湖,看到了山,看到了水,看到了园林等物质层面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想到它的自然属性。这是感官的认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需要加以深究。而理论的作用,就在于要让人们从感官的直接体验中升华出理性的认识。而这需要理论上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内而外的阐释抉微过程才能宣示出来,为广大的群众所接受。强调西湖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而存在的事实,也许更能引起人们的一种历史记忆,从认识上加深对这一份历史遗产的总体把握。当然,要让群众接受西湖本身是一种文化的观念,更重要的是在于业务主管部门对此要有内在的把握和各种生动形象的宣传。这种把握,应当贯穿于自己整个的认识和工作过程。

认识的局限带来了体制的局限,在当代,要真正做到把西湖看成是一种文化很难。割裂的社会分工导致职权职能的凝固和僵化。现在管理西湖的部门隶属于建设系统,属于物质生产部门,如果他们要把自己说成是文化单位,要像对待诗歌绘画这类文化产品一样来对待西湖的建设和发展,岂不闹了笑话?不符合现有国家相关管理的模式,这就是现代城市和风景区管理体制与具有历史文化遗产实质的内涵,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西湖所需要的机制不相适应的地方。在本书的第六章中,我们还会对此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总之,西湖既是文化遗产,又保留着其固有的自然属性,具有文化遗产兼具自然山水的双重性。当然从本质上说,它的确是一种文化现象。

把西湖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认识,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湖能把那些就单个来说并不十分出色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组合成为首屈一指的风名胜迹之区。中国文化,包括它的各个门类,其内在的建构一般都带有系统性的特点,西湖不是单个景点的简单叠加和连缀,而是通过人们的审美活动,巧妙地将这些要素和构件组合起来,构建成一个完整的、独特的视觉审美体系。在这一体系